

上古漢語韻母結構體系初探

严 学 宥

上古漢語韻母这个名称是用以代表公元十一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共約九百余年的周秦古韻，实际上是以詩經韻部研究为中心，并据以探源和析流。現在从事上古漢語韻母結構體系的研究，就是在前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周秦古韻区分韻类和构拟韻值的进一步探討。

傳統的周秦古韻研究在歸納韻类上确能实事求是，貢獻頗大。但在研究韻讀方面，則不免陷入保守主觀，缺漏甚多。近人研究周秦古韻讀音，虽昌明不已，但在构拟韻值上，搬弄符号，又多涉玄虛詭辯。以致周秦古韻音讀一直沒有很好地重建起來。我們承前賢余緒，对于周秦古韻韻类既已明其区分，各类韻讀亦已辨其条貫，加以建国以来，研究观点日新，参証資料日丰，如能以毛澤东思想为指导，根据大量珍贵的汉藏亲属語比較研究資料，运用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借助于历史比較法和现代音位学的方法，解决一些遺留的問題，就有可能从漢語內在的历史音变和随位音变的古老現象（殘余現象）与孳生現象（新生現象）結合外在的亲属語言結構模型或关系类型的共同特点与类同趋势，构拟出有規律性的历史相关的綜合体基本形式的韻型，并揭示其內部发展規律，从而估計韻母結構體系和韻母类型的相对时代順序和发展变化的时代层次，儘可能反映具体韻母的真实历史，包含历史形式所保証的内容，藉以奠定汉藏比較語言学的基石。

上古漢語音系是否繁复或簡單，那是取决于詞汇因素和語法因素的性質类型在一定程度上所决定音位构造数量的多寡而来的。謝尔巴院士指出：“音位作为体现語詞的声音外壳，不能从在不变的状态中：随着語言（語法和詞汇）的发展，語音結構即音位成份也在变化着”（見所著《語言学的一般問題》188頁）。傳統的音韻學家一般都认为周秦古音音位少，音韻系統簡單，音节結構不那么繁复。其实周秦古音并非原始漢語阶段，其时由于詞汇結構单音节較多和語法結構形态变化較少，就需要在数量上特別丰富的音位构造以表达人們社会生活中所运用的全部概念，到后来由于詞汇傾向双音节化和虛詞大量增加，便沒有必要那么多的音位，从而音位数量也就遞減了。因此周秦古韻母結構體系实际是繁复的，这从現代汉藏語凡单音詞多即音韻系統复杂与韻类繁复这客观存在也可得到証明。魏晉以后双音节合成詞不断派生，音韻系統趋向簡化，而这种簡化只是表达方式的轉化，而不是后退，因为我們从周秦古音开端来看漢語音韻沿革总的趋向是音韻結構體系的簡化，其中音位都在不断的簡略，消失，同时又和增添分化辯証地发展着。至于原始漢語可以設想在根本音节之上还有作为构詞或构形的重要手段的前附后附音节，这种带有多音节性的构造便决定原始漢語不需要过多的音位，因此原始漢語音节結構是繁复的，音位构造却較單純。于此可見音韻結構體系繁簡与否是根据語言发展的时代和具体条件不同而或是縮小或是扩大。

周秦古韻分部一般是以詩經为主的先秦韻文結合諧声系統，根据广韻情况，考察詩經韻字如何互叶，然后歸納成为一个一个的韻部，而具有中古韻攝的意味。韻部和韻攝在結構和音

位實質上固有不同之处，但不論韵部或韵攝，同部或同攝者并非韵母相同，因为我們发现周秦古韵是具有元音松紧对立的現象，从而构成大同小異的松紧相对的不同的韵母。在詩經中它們照例可以押韵，如 $\text{ə}:\text{ē}$ ， $\text{a}:\text{ǎ}$ ， $\text{o}:\text{ó}$ ， $\text{u}:\text{ǔ}$ ， $\text{ɑ}:\text{ǎ}$ ， $\text{e}:\text{ē}$ 等是，当然也可能存在方言差異的遺留而有 $\text{o}:\text{o}$ ， $\text{o}:\text{u}$ ， $\text{o}:\text{ǎ}$ 相押的現象，这些都可分別归納成为同一韵部，而又各有不同的韵母。这些同一韵部不同的韵母，至少在主要元音（韵复）和韵尾是相同的，甚至也同时存在主要元音相近韵尾相同的情况。

研究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的主要問題首先是元音的音量和音色，其次是顎介音的有无和合口呼的性質，第三是韵尾的类型。現在我們先談談第一个元音的音量和音色問題。从现代汉藏語丰富多采的韵母结构体系来看就具体的告訴我們：

1. 元音是各种韵母结构类型或音节结构类型的最基本要素。
2. 凡韵母或音节结构越是繁复多样，基本元音音位的数量也就往往越少，反之凡是保持单元音性的韵母结构体系，基本元音音位的数也往往越多。
3. 元音的发展趨勢是由少而多。
4. 基本元音常因舌、唇位的变动或者輔音韵尾的消失或影响而发生變異。
5. 在元音分松紧或长短对立的語言或方言中，一般傾向消失，有紧元音松化或短元音长化的趨勢。

6. 在现代汉藏語中，藏緬語中西番語彝語、景頗語和哈尼語一般都有松紧元音的对立，以区别詞汇意义及語法意义，傣侗語，瑤語勉話，藏語卫藏方言，康方言和京語（越南語）以及汉语的粵方言广州話都有长短元音的对立以区别詞汇意义及語法意义。

我們設想从原始秦語发展到现代汉藏語的元音演变过程是基本元音分化成为松紧对立，轉化而为长短对立而后趋向消失，这其間当然經過了不少复杂曲折的道路，甚至出現过一些过渡形态，如緬甸語仰光話元音虽不以长短或松紧区分元音音位，但調值却跟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都有关系，它的声調有舒声和促声各分为二，舒声的元音松而长，促声的元音紧而短，元音的松紧和长短都相当显著，只是不区分音位，这种現象正好說明元音由松紧轉化为长短的过渡典型。至长短元音对立消失的途徑，不外：

1. 形成为音值的不同，
2. 轉化成为声調的不同，
3. 产生新的复合元音。

研究周秦古韵韵母结构体系的韵类和韵值，当然应当參証上述汉藏語的共同特点和发展規律，构拟出韵母结构基本要素的元音音值来，不过拟测元音音值远比声母困难，只要发音的基础（the basis of articulation）稍微有一点移动，元音的音量和音色就会发生變異，而元音的整个体系也可能改变面貌，至若因声母的連帶关系而导致局部的变化，那就更不用說了。

現在在前賢研究的基础上，結合現代綜合研究的初步成果，我們可以看出周秦韵母的主要元音可分松紧两套，这样我們就不难全面系統地加以拟测了。松紧元音的性質主要是指喉头咽头肌肉的緊張与松弛，发元音时喉头咽头肌肉緊張的是紧元音，松弛的是松元音，它們彼此都成为韵母结构的音位要素。

在周秦古韵每一个韵部里，都只有一个松紧的元音，并无所謂分等和洪細音色的不同，

松元音在同一韵部里主要出现在中古所谓二等韵重韵和未有重纽的三等韵以及有重纽三等韵中，也就是韵图置三等的唇牙喉音里，可见切韵的二等重韵和一、四等，未有重纽和出现绝大多数重纽的三等韵各有不同的来源。周秦古韵松紧元音并带有长短的伴随现象，松紧不同，元音长短也跟音不同，松紧和长短相结合，一般是松元音较长，紧元音比松元音要短一些。到了切韵这种长短音最转化为主流，成为具有区别词义的音位价值。因此在周秦古韵里的松紧元音往往转化成为切韵的长短元音，一直到现代汉语方言保持长短元音的粤方言里，还存在着比较严整的对应现象。这可以说明周秦古韵、切韵、现代汉语粤方言韵母有音语音发展上的联系，而不是说它们彼此之间是直接的全部的来源。

在探讨周秦古韵的时候，中古“等”的观念，只有在谈演变条件和出现的范围时才用得上，但决不能以中古等的条件来作为区分周秦古韵元音的标准，这是作者未敢与前人和时贤苟同之处。

阴阳入对转是汉语音韵演变并带一定的语法作用的重要规律，同时代各地方音的演变或不同时代的音韵演变，都有这种现象。现在利用谐声系统阴阳入相承互谐的关系，来推断周秦古韵元音的性质，证实不必分等之说，是最合理最自然的原则。在阴阳入对转的谐声中如：

之持(之)侍(止)寺侍(志)：等(等)：特(德)

乃病(海)：仍芳詁迥衄杌(蒸)

讎鬻(歌)：难難雙(仙)難(翰)

詹(盐)：譖(盍)

带(泰)：端帶帶(眉)

膠膠膠膠膠(肴)：戮戮戮戮戮(屋)

占黏(盐)沾店(桥)：姑(菜)怙帖钻贴粘(帖)

几蛻倪霓(齐)倪倪倪(佳)：厲鷄閱頤(錫)

麗麗(零)麗麗(齐)鄺(支)：鄺(錫)

易賜(真)錫(紙)：錫(清)瘍錫錫錫錫錫(昔)錫錫錫錫錫(錫)

祕秘秘秘秘(至)：覲(震)：必蜜必謐秘秘秘(質)謐秘秘秘秘(屑)

至輕致輕駢(至)莖(脂)：桎邳蛭侄姪室屋桎室(質)侄室經姪離姪(屑)

懷懷懷懷(过)：懷懷(換)懷懷(緩)懷懷懷懷(獮)菱菱(脂)陵陵陵(灰)梭(隊)：菱菱

菱(諄)菱菱菱菱菱(諄)菱菱(思)菱(尤)

这些部很难划分四等的。在清代洪亮吉所辑的汉魏音中就辑录了许多汉末人注音，表明原来混而不分，而到汉末已有分等迹象，主样三等的介音也便产生了，如：

皇(厘一)讀如归往之往(喻三)，

芳(明二)音苗(明三)，

萌(明二)讀为明(明三)，

来(来一)讀曰厘(来三)，

提(定四)音祗(知三)，

茶(定一)讀为舒(审三)，

吾(疑一)讀为魚(疑三)，

衣(泥一)讀为穠(泥三)。

在构拟周秦古韵读音时，把元音分成松紧对立，有利于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如灰痕没类，过去章炳麟曾从脂部分出队部，王力又从脂部分出微部，并说：“指微两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时代并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见王力《汉语史论文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可见历来对灰部元音的性质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在灰部内部确有分用的趋势，但脂微通韵文古全部韵字四分之一。这就情况复杂了。可是如果拟定它们同属灰部而为元音松紧之别，则较能获得满意解释，不必分为脂微两个韵部，跟灰部脂微韵字并列的还有痕部和没部，可划分如下：

振、巾(眞)*ən→iən:	勤(欣)*ǣn→iə: n̄
春、隕(眞淳)*wən→iuən:	君(文)*wən→iuə: n
乙(質)*ət→iət:	乞(迄)*wǣn→iə: t
出(尤)*wət→iuət:	屈(物)*wǣt→iuə: t
漑(哈)*əl→âi:	屈(皆)*ǣl→a: i
回(灰)*wəl→uâi:	怀、帥(皆、脂)*wǣi→ua: i
器(脂)*əl→i:	气(微)*ǣl→iə: i
遺(脂)*wəl→ui:	鬼(微)*Nǣl→iuə: i

从谐声字阴阳入相承互用中也可找到脂、微元音分松紧的痕迹如：

比(脂、旨)毘毗毗(脂)：玼(眞、先)璠(眞)：比基毗(質)说文云：夏書玼从虫賓作璠。

𨾏(脂)：辰(眞)𨾏(軫)

𨾏(旨)：𨾏(軫)

西(齊)：𨾏(軫)𨾏(霰)

資韻𨾏(脂)眞(眞)说文：𨾏，雨声，讀若資。广韵𨾏，雨声，𨾏同，按眞声之字讀若資，正表明它們元音的一致性。

这是紧元音的部分，与松元音正好配合，如：

希稀(微)𨾏(尾)：𨾏(微)：𨾏(迄)

衣(微)：殷(欣)

揮輝輝暉暉(微)：軍葦運暉(向)

卉泚(未)賁(微)：賁(微)賁(微)

吻𨾏(未)：勿物物吻𨾏(物)

𨾏(微)气氣吃𨾏(未)：乞迄汽訖吃𨾏(迄)

又如豪沃类的元音，前人认为豪沃两个韵部的元音同为一个*o是正确的，它是个半开半圆唇的元音在它的演变过程中，它可以变得一些又圆一些，成为o或u，也可以变得再开一些又展唇一些，成为a，更可以受i介音或声母的影响变成ε或e，在这两个韵部里*o元音还是分紧松的，从阴入相承的划分不混，便可得到证明。如：

紧元音：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

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

焦樵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

宵消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𨾏(微)

松元音：交(肴)較(效)絞(巧)：較(覺)

覓貌(效)：兒邈藐攏(覺)

權濯(效)繆(号)：權漻濯穰濯濯鶴歆(覺)

沃(肴)天芙(皓)跃(号)：沃(沃)

罩罩鵠趙蹕掉(效)悼(号)：卓桌啗鵠掉趙蹕蹕(覺)

現在廣州話交，效，較，孝，抓與卓權等字的元音 a：都還保持長元音哩！

又如蕭肅類。蕭部包括切韻幽黝幼以及蕭篠嘯肴巧效豪皓号之類和尤有宵三分之二等韻字，前人擬定為 *o 元音是正確的，並承認蕭部幽尤兩類字是元音松緊之分也是正確的，因為幽韻應當是三等韻而不是四等韻，這從聲母顎化，反切上字全用“居丘渠巨語甫皮式靡香”等；且有 g- 和 ɣ- 母字可以看出，所以韻圖把幽韻排在四等，猶之支脂真仙是三等韻，而它們的唇牙喉音在韻圖也有一類是列於四等。幽和尤的關係是跟仙韻中“便緬絹娟”諸字（韻圖列四等）與“卡免眷媛”諸字（韻圖列三等）的關係一樣，是元音松緊的不同，到切韻時代幽尤便演變為短長元音之分，一直到廣州話還保留長短因素。

上古漢語韻母結構體系中元音音量和音色的性質既如上述，現在就要進一步討論第二個顎介音的有無和合口呼的性質問題，以現代漢藏語特別是從藏緬語和僮侬語來看，一般是沒有介音的，縱然個別具體語言或方言出現的話，那也是後來現象，原來是沒有介音的，藏緬語的共同特點是單元音豐富，且多音位變體轉化為價值音位，复合元音很少，幾乎沒有介音，在僮侬語中象伙佬語的韻母中出現介音是在同語族語言較為突出的特點，可是這些帶介音的韻母絕大多數音節都是漢語借詞，如除，車，寫，鉦，社，謝，舍，和婆，破，磨，鎖，所，騾，……等字是。

介音產生的來源不外是：

1. 由聲母的顎化或圓唇化所引起。
2. 由單元音复合音化所產生。
3. 由於复輔音聲母消變而轉化。

從陰陽入相承的諧聲字里，我們看不出有 -i- 介音的跡象，可見上古韻母沒有 -i- 介音，這現象不僅與民族語情況相似，且在今廣州話中亦未出現 -i- 介音，-i- 介音的產生主要是由於三等韻聲韻發音部位後移，容易產生顎化現象，於是在聲母和韻母之間可能出現兩性的 *j-，往後才演變為元音性的 -i- 介音，這就是中古切韻時代 -i- 介音產生的來源：

四等韻在上古也是沒有 -i- 介音的，從聲母的配合情況看，就是到切韻時代也還沒有 -i- 介音，如果以後產生 -i- 介音的話。這 -i- 介音有些可能由复聲母的第二部分 -l- 演變而來，如：

勾 t-：旭 t- ← *tl

膠膠膠膠 k-：零 1- ← *kl

兼 k-：鎌 兼 兼 兼 兼 兼 兼 兼 兼 1- ← *kl

繆繆 m-：零 1- ← *ml

繆 x-：零 1- ← *xl

至於合口的介音問題高本漢在所構擬的中古切韻系統中，訂有兩個合口介音，即一等韻為 -u-，二、三、四等韻是 -w-，在上古韻里他只寫成一個 -w-，國人繼之，在切韻中有用

-u-或-w-者,在上古只用一个-w-谐声字虽大体可分开口和合口,但阴阳入相承的谐声字,有不少是开合口相谐的,如:

背郎郎偁(合、队):北(德、开)
 崩(灰、合):朋崩(登、开)綳(等、开)崩棚(澄)
 廊(虞合):鹿廊(屋、开)
 普(姥、合):盪(蕩、开)
 菩(有开)倍(海开)培陪(灰合):菩谿路趙(德开)
 丕邳胚坯(脂、开)梧杯胚坏(灰合):不(物合)
 父甫(虞、合)專(虞、合)縛(过合)搏(遇合):搏溥薄博(鐸、开)
 莽鏘(姥合):莽鏘鏘(蕩开)
 玫(灰合)嫫(脂合):文(文、合)閔潤(軫开)
 妬(暮、合):宕罔(宕、开):石砍拓拓跃(昔开)
 冢塚(肿、合):冢(烛、合)啄豚狄刳(屋、开)
 度渡鍍(暮、合):度渡鍍(鐸、开)
 輪(霽、开):俞輪淪倫論輪綸(諄、合)
 龍(鍾、合)櫛(东开):龍(合、开)
 耳(止、开):茸(鍾、合)
 参(侵开)趁嫫(羣、开):趁嫫(合、合)逡(合、开)
 凍嫩嫩嫩(溪开):悚竦(肿合):東凍速遯疎簌嗽(屋、开)賴(觉开)
 广(蕩合)廣(养、合):廣廣廣(合、鐸)劇(陌、开)
 告靠浩郛(号、开):告楷牯郛酷鵠(沃、合)
 路露輅路(暮、合):各(鐸开)洛落(鐸、合)格駱閣(鐸、开)
 沃(看、开)天芙(皓开)馱(号、开):沃(沃、合)

象这样开合互谐竟如此之多,那末在上古汉语韵究竟有没有元音性的合口介音就值得讨论。从亲属民族语言和现代粤方言比较来看,很难说上古汉语韵母里具有元音性的合口介音,我现在倒认为在上古汉语韵母里有辅音性从属于声母的圆唇化轻微*-w-音,主要出现在唇音和牙喉的后面,跟声母结合得很紧,与元音性的合口介音不一样,这个*-w-是受声母的圆唇化影响而产生的过渡音,也可能由复声母第二组成部分1演化而来。总之是上古汉语韵里没有元音性的合口介音韵,仅有与唇音和牙喉音紧密联系的*-w-它是一个小*-w-,在写法上也应跟元音性的合口-u-介音有所区别,正因为它带两栖性,所以到中古切韵时代发展成为元音性的合口-u-介音,它是由声母调音或补偿作用而扩大的。

最后就要谈谈第三个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的韵尾问题,现代汉藏语韵母尾音有四种类型:

1. 鼻声韵尾
2. 塞声韵尾
3. 边声、滚声和擦声韵尾
4. 元音韵尾

汉藏语发展到现在,各民族语言保留尾音的状态极不平衡,在民族语言中保留最繁复的

莫过于羌語和嘉戎語，羌語北部方言有單輔音22個： $p\ b\ t\ d\ k\ ɣ\ t\ s\ t\ f\ d\ ʒ\ m\ n\ ŋ\ l\ r\ ɬ\ s\ z\ ʂ\ x$ ，復輔音韻尾22個： $st\ zd\ rb\ rg\ tp\ k\ xs\ xts\ xtʃ\ ʕz\ ʕl\ dɰ\ ɰz\ xp\ xs\ xl\ xs\ ɣdz\ ɰz\ rdɰ\ ɰl$ ，嘉戎語在構詞的輔音尾里有 $-p\ -t\ -k\ -s\ -r\ -l\ -m\ -n\ -ŋ$ 等九個單輔音尾，其中 $-p\ -k\ -m\ -ŋ$ 都可再加重輔音尾 s ，總共有13種輔音尾；在構形的輔音尾里有 $tf\ ,\ ntʃ'$ ， $n\ ,\ ŋ\ ,\ ɰ$ 等5個，如果動詞詞根原來是有輔音尾的，再和這幾個構形的輔音尾結合起來，那就有 $ptʃ'\ ,\ ttʃ'\ ,\ ktʃ'\ ,\ -rtʃ\ ,\ stʃ\ ,\ ɰtʃ'\ ,\ ɰtʃ'\ ,\ mtʃ'\ ,\ kntʃ'\ ,\ kstʃ'\ ,\ mstʃ'$ ⁶⁶， $nstʃ'\ ,\ ɰntʃ'\ ,\ ɰŋ\ ,\ mŋ\ ,\ nŋ\ ,\ ŋŋ\ ,\ ŋŋs\ ,\ ŋs\ ,\ ɰs\ ,\ ŋr\ ,\ ɰr\ ,\ ɰl$ 等23個。

在古藏語則有十個後置字母構成的10個韻尾 $-g\ -ŋ\ -d\ -n\ -b\ -m\ -ɦ\ -ɣ\ -l\ -s$ 和由後置字母構成的複合韻尾 $-nd\ -ɰd\ -ɰd\ -gs\ -ɰs\ -bs\ -ms$ 共有17個，可是現代藏語卫藏方言日喀則只有 $-m\ -n\ -ŋ\ -p\ -ʔ\ -k\ -l$ ，康方言只有 $-ʔ\ -n\ -ŋ$ 3個，其中一部分 $ŋ$ 尾是來自古韻尾 $-m$ ，安多方言只有 $-p\ -t\ -k\ -m\ -n\ -ŋ\ -ɣ$ 其中 $-p\ -t\ -k$ 且已弱化變得同 $-w\ -l\ -x$ 相當。其原因是當構詞或構形手段有所轉化，輔音尾處於音節末端，發音輕微，甚易凋落，遂而消失演化。這當然經過了長期曲折的簡化過程，像佛語韻母那樣單元音性的結構類型，顯然不是原始的詞根語的面貌，特別是從現代漢語印歐語來看，鼻尾 $-m$ 和塞尾 $-p\ -t\ -k$ 都有逐漸消失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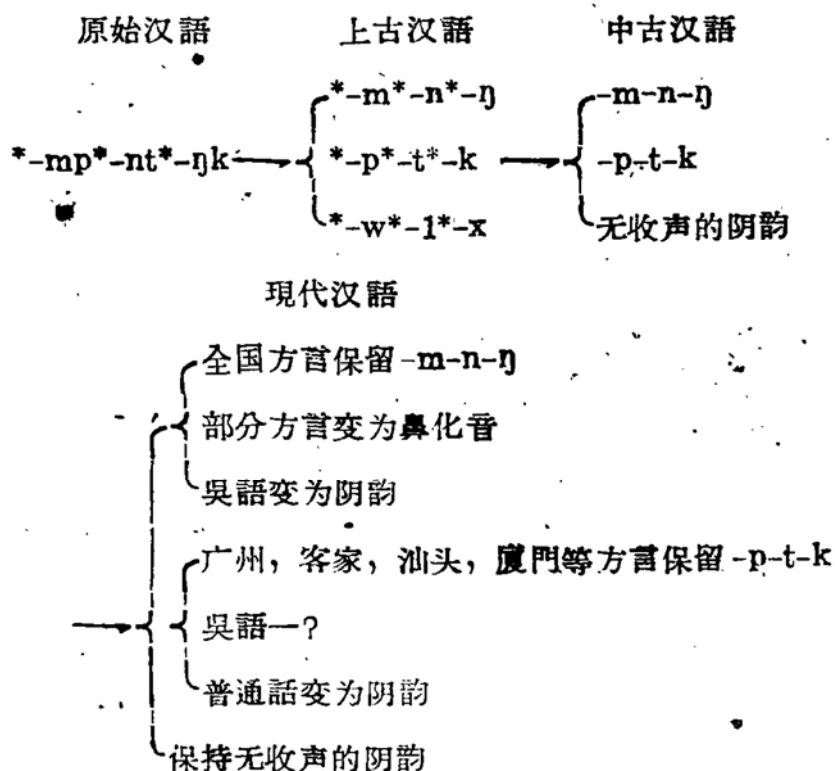
韻尾輔音消變的途徑有：

1. 導致元音的增加和復元音的產生，
2. 鼻音韻尾失落演化為鼻化元音，
3. 塞音韻尾失落演化成元音韻尾，
4. 導致調類的增加或變化。

關於上古漢語韻尾的類型問題，一向爭論最多，意見亦最分歧，形成這種情況是由於諧聲互諧和詩經押韻錯綜複雜，不易處理。加上根據切韻的綜合性複雜音系向上推求所致。今天批判地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前人所未見到或運用未盡的資料，重為擬訂是十分必要的，因為現在談韻尾所用資料，皆經漢代經師轉手，時地劃分都比較困難，所以構擬韻尾讀音，與其尋求難以找到的古方言直証和差別，無寧從可靠資料推溯其上古來源，然後判定其音位要素和性質。這樣運用保留上古漢語韻尾迹象甚至原始漢語面貌較多的陰陽入相承的諧音字來據以分析并綜合該是比較恰當的，所謂陰陽入相承，諧聲叶韻或假借之字，即具有 $*-w\ *-l\ *-x\ ,\ *-p\ *-t\ *-k$ 和 $*-m\ *-n\ *-ŋ$ 可以互諧叶韻或假借的，它們原來是複合韻尾組成的音位要素後來才逐漸演變而分化為陰陽入三種韻尾的字。

研究并探索上古漢語音韻結構體系，在聲母方面要掌握復聲母的要素，在韻母方面要掌握陰陽入的要素。如此首尾齊全，賦以主要元音，則整個韻系就不難構擬了。可見掌握陰陽入相承資料的重要作用，實不在復聲母之下。因為運用這些資料，給予合理解釋，不僅可以知道原始漢語韻尾面貌且可解決後來對應錯綜複雜的韻轉問題，那末傳統音韻學家所謂通叶合韻，對轉，旁轉，隔越轉，交紐轉等也可得到合理的解釋了。不過運用這項資料得要注意兩點：第一是陰陽入相承的諧聲，叶韻或假借，其元音必定同部，無論如何變換，都以元音為主干；第二是入聲并承陰陽，承陰承陽皆一偏之見。

我們從大約400條陰陽入相承的諧聲字探索得來的結果，可以看出原始漢語至少有三種複合韻尾： $*-mp\ *-nt$ 和 $*-ŋk$ ，它們的演化情況是：



现在从前 $^*\text{-mp}$ 尾谈起:

*在阳入相承谐声中有:

鼻龕(覃): 合(合)音(侵): 潜(弭)瞢(合)

鼻(盐覃): 鞞(合)

针(侵): 十什甚十汁(緝)

咸(咸): 臧(洽)

朕(盐)仄(琰)𡗗(琰): 厭(叶)

胁(𡗗): 脇(胃)(业)𡗗(帖)

在诗经叶韵中, 有:

召旻三章: 玷叶貶

鉞有苦叶二章: 軌叶壯。按壯是由 $^*\text{-p} \rightarrow \text{x}$

从上列举的 $^*\text{-m}$ 和 $^*\text{-p}$ 相谐相叶的例证看来, 可知原始汉语具有 $^*\text{-mp}$ 韵尾, 到上古便分化为 $^*\text{-m}$ 和 $^*\text{-p}$, 其相谐相叶, 正为原属复合韵尾的迹象。至于自 $^*\text{-mp}$ 分化出来的阴声 $^*\text{-w}$ 因消失较 $^*\text{-l}$ $^*\text{-x}$ 为早, 遗迹莫显, 但在阴阳入相承的谐声字中倒还透露一点变转的痕迹, 如:

𡗗(至): 𡗗(至)𡗗(至): 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

汉書地理志, 巴郡𡗗江孟康𡗗音重叠之𡗗

隶(至)隸(霽): 隸(緝)

涖(霽)莅位(至): 立(緝)

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

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𡗗(至)

(祭)𡗗(霽): 𡗗(琰): 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𡗗(洽)

从上述例证可以认为：覃合类的闭韵字有覃、逮、逮、内、位、盖、芮、塞……等，其韵尾在上古为 *-w，不过时代较早，到周代可能全部消失，几乎都受声介⁴w 避母音韵尾的倾向而变成了 *-x。

其次谈谈 *-nt 尾问题，

在阳入相承谐声中，有：

安(塞)案(翰)：胺頰𪔐(曷)

广韵：胺：論語作餽，說文頰，鼻莖也，或从鼻曷声作𪔐。

释名，頰，鞍也，偃仰如靠也，史記西南夷傳注：頰音案。

官棺𪔐(桓)綰(潜)𪔐(換)：棺(未)𪔐(黠)

𪔐(阮)：𪔐(黠)

𪔐(魂)𪔐(文)𪔐(問)：𪔐(沒)

𪔐(眞)𪔐(銑)𪔐(震)：𪔐(屑)

在阴阳入相承的谐声中，有：

𪔐(泰)：𪔐(旱)𪔐(曷)𪔐(曷)

𪔐(祭)𪔐(夬)：𪔐(曷)

𪔐(夬)：𪔐(寒)𪔐(刪)𪔐(諫)：𪔐(麥)𪔐(陌)𪔐(曷)

多𪔐(泰)：𪔐(寒)：𪔐(薛)

𪔐(至)：因𪔐(眞)𪔐(先)𪔐(屑)

𪔐(混)：𪔐(向)𪔐(納)𪔐(沒)

𪔐(止)：𪔐(蒸)𪔐(職)

𪔐(代)𪔐(登)𪔐(东)：𪔐(德)

这些例证很可反映原始汉语有 *-nt 的象征，所以它们能够相承互谐。

在古韵文 *-n 叶 *-t 的如：

易：蒙象，顺实巽顺

讼象：窜掇 按“窜”字高唐赋也叶 *-1，集韵“取外切”经典释文引字林“七外反”，掇又“陟卫切”

泰象：实愿愿乱

革象：蔚君(“蔚”又“於胃切”)

老子守微：散乱未

庄子在宥：漫竭

在谐声系统中，阴阳相承的例证最多的是 *-1 谐 *-n 的。高本汉忘了 *-m *-ŋ 可以通阴声，而把跟 *-n 相承或通转的阴声在 *-d 尾之外，特别拟成一个收 *-r，这未免多余之举，我认为与 *-n 尾相承的阴声，除歌部失落尾音外，只有一个 *-1 尾，不必另拟一个 *-r 尾，下面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𪔐(歌)：𪔐(寒)𪔐(仙)𪔐(翰山)

𪔐(戈)𪔐(过)：𪔐(桓、元)𪔐(桓)

𪔐(脂)：𪔐(眞)

𪔐(霽)見現𪔐(霽)

西(齐): 晒(軫)茜(霰)

析頡旂𪔐𪔐𪔐𪔐(微): 斤欣忻𪔐𪔐𪔐𪔐(欣)近(焮)近(焮、隱)折薪(眞欣)
𪔐𪔐𪔐(軫)

洗(霽): 先(先)洗(銑)

煙(至): 璽極湮堙煙(眞)煙(震)煙湮(先)

此外在詩經中亦常押韻: 如:

庭燎三章: 晨: 煇: 旂

采芣二章: 芣: 旂

北門三章: 敦: 遺: 摧

小戎三章: 羣: 录: 苑

采芣四章: 燁: 雷: 威

又在秦漢古籍中陰陽互讀或假借亦時發現。如:

“屯”, 莊子至樂篇末段, 假借為“堆”;

“樞”, 讀訓犁上曲木, 又讀為挂衣木釘, 陽陰相對;

“菽”說文讀若威;

“頡”, 从“斤”聲, 在孔記檀弓中, 依陸德明說假借為懇依朱駿聲說假借為“近”;

“𪔐”, 亦从“斤”聲, 與畿同, 亦借與“垠”

“殷”, 鄭玄札記中庸“壹戎衣”注, 謂齊人“殷”如“衣”

象這種現象均可以 *-l 尾與 *-n 尾諧聲和叶韻或假借音近易通, 且亦與藏語中 -r ~ -n 互讀現象相似, 故寧可疑其失落韻尾, 即如歌模倭部等為無尾的陰韻而不必另擬 *-r 尾。

再其次, 談談 *-ɣk 尾問題。

在陽入相承諧聲中, 有:

冥𪔐(青): 一𪔐𪔐𪔐(錫)

𪔐(經霰)鄭(勁): 擲𪔐𪔐(昔)按古書𪔐, 定互訓, 廣韻霰韻亦收𪔐字者, 廣韻擲𪔐同, 𪔐、𪔐同。

𪔐𪔐𪔐𪔐(蒸): 先奎陸𪔐(屋)

𪔐(蒸): 克(德)

黃(唐)廣(蕩)𪔐(養)𪔐(宕): 𪔐𪔐𪔐(鐸)𪔐(鐸、陌)

在陰陽入相承諧聲中有:

𪔐𪔐𪔐𪔐𪔐𪔐(候)𪔐𪔐(侯): 𪔐𪔐𪔐(講): 𪔐(覺)

𪔐𪔐𪔐𪔐𪔐(侯)𪔐𪔐𪔐𪔐(候):

𪔐𪔐(腫): 束𪔐𪔐𪔐𪔐, 𪔐(屋)𪔐𪔐(覺)

易𪔐(眞)𪔐(紙): 𪔐(清)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𪔐(昔)𪔐𪔐𪔐𪔐𪔐𪔐(錫)

在陰陽相承諧聲中又有:

吼(厚候): 孔(董)

𪔐(遇): 凶(鍾)

𪔐(虞)𪔐(遇): 容(鍾): 欲浴(燭)

禹愚隅(虞)遇寓(遇)藕偶耦(厚): 歐噉驕驕(鍾)

莽𧈧(姥): 莽𧈧𧈧(蕩)

乃房(海): 仍芳詬迥𧈧𧈧(蒸)

在詩經叶韵中有:

常式一: 士戎戒圍(“戎”字詩韵或收 *-x)

大田二: 騰賊(說文引作去其螟蠶)。

按小雅大田: 去其螟蠶, 及其蠹賊, 說文引詩作蠶, 騰字在廣韵登、德、寢三韵并收, 蠶即蠶, 蠶賊亦均在德韵, 方言云宋魏之間謂之蚺, 集韵蚺音故德切, 此亦即廣韵訓騰蛇之騰。

这些例証都可反映原始汉语有 *-ɲk 的痕跡, 后始分化为阴阳入, 故得相承諧声, 叶韵或假借。

原始汉语具有 *-mp *-nt *-ŋk 韵尾, 到上古始已分化为单輔音韵尾, 上古汉语阳声韵尾为: *-m *-n *-ŋ, 历来汉语音韵学家皆无異辞, 入声韵尾, 除兩門華德依据藏語拟为 *-b *-d *-g 外, 一般都拟为 *-p *-t *-k。其爭論不已, 而意見分歧者則为阴声韵尾, 高本汉拟訂的阴声韵尾为 *-b *-d *-g *-r *-ʔ, 西門華德則拟为 *-β *-ð *-ɣ, 国人多取高本汉所拟的 *-b *-d *-g 为阴声韵尾以与入声韵尾 *-p *-t *-k 相配, 至于它們的真正讀法, 則多不能确定。

我认为古汉语入声韵尾从現代汉藏語各語言看来, 普遍是讀为 -p-t-k 的, 尚未发现讀 -b-d-g 的因此我不同意把上古入声韵尾拟成 *-b *-d *-g, 而应当拟为 *-p *-t *-k, 至于与入声相配的阴声韵尾, 我也认为只有三个, 可拟为 *-w *-l *-x, 它們实际讀音是同部位的 *-p *-t *-k 的条件变体。这当然首先得承认阴韵和入声有同源关系, 維持“平上为一类, 去入为一类”的傳統學說, 段玉裁认为平上为一类, 去入为一类。上古入声实有两类, 其中一类到后代变为去声, 从閉口音节发展开口音节; 另一类則維持閉口音节直到中古汉语和現代方言, 如此才便于解釋阴入相諧, 相叶或假借現象繁多之故, 也便于解釋原始汉语韵尾拟为 *-mp *-nt *-ŋk 之因, 更便于解釋上古汉语开口音节較少的来由。

顧炎武提出六朝以后入声配阳声, 古音入声配阴声的論点后, 江有誥、王念孙繼之把入声分出, 而阴阳入三分的格局始得确定。于此可知阴声与入声关系的密切, 而上古阴阳入分化的渊源还是来自原始汉语 *-mp *-nt *-ŋk 尾。故阴声可与阳入相諧, 相叶或假借。其性質在阳入之間即所謂液音, 而与入声关系尤为密切。現在拟訂阴声韵尾为 *-w *-l *-x 的理由, 第一是表明它們和入声同源以及与复合韵尾鼻息成份的关系, 第二是表明它們和入声韵尾 *-p *-t *-k 的密切关切, 而在讀音上只是 *-p *-t *-k 的条件变体, 第三是表明为上古的 *-l 尾演变为中古的 -i 尾和上古的 *-x 尾演变为中古的 -u 尾准备发展条件, 至于 *-w 尾, 由于消失較早, 絕大部份已变成 *-x 尾, 不再論述。若歌, 模, 侯三部, 阴声原亦有 *-l 和 *-x 尾, 大概到詩經时代即已变成开音节了。

諧声字中去声往往与入声相諧, 即是說入声通去声的多, 所以段玉裁认为古无去声, 入声通平上的則为数較少, 不仅在阴、阳、入相承的諧声字有此迹象, 即在廣韵一字作入声又作阴声的206条一字重讀中, -k 通去声占十之七, -t 通去声占十之九,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可能与元音的松紧, 及其伴随現象的长短有关。估計当原始汉语 *-mp *-nt *-ŋk 分化时, 短而强的紧元音除牙喉唇音外, 一般保留 *-t *-k 成为入声韵尾, 长而弱的松元音, 絕大部

分演变成为去声 $*-x*-l$ 尾, 同时阴声平、上类字除牙喉唇音外, 一般都是紧元音, 其中松紧元音互为交错纠缠之字, 可能系一字重读之故。

阴韵与入声字归类问题, 如祭泰夫廢每一字的声符都与入声相通, 不与平声往来, 这究竟应如何划分, 也牵涉到确定韵尾问题, 这就不能机械拘守‘同谐声者必同部’的原则, 象黄侃那样把从最初声符的字一律归入同部是有毛病的, 因为主谐字和被谐字各有变異, 其情况是:

- a) 有谐声之字已变, 而所谐之字尚未变的;
- b) 有谐声之字未变, 而所谐之字已变的;
- c) 有谐声之字与所谐之字俱变的;
- d) 有谐声之字与所谐之字俱半变半不变的;
- e) 有所谐之字全变而谐声之声半变半不变的;
- f) 有所谐之字不变, 而谐声之字半变半不变的。

因此现在拟定阴韵和入声韵尾, 可以:

- a) 声首在广韵是入声那末这一声在上古收 $*-p*-t*-k$ 或兼收 $*-w*-l*-x$;
- b) 声首在广韵是阴声, 可是在同声之下发现入声字, 那末声首在上古收 $*-w* l*-x$ 兼 $*-p*-t*-k$;
- c) 阴声声首下未发现入声, 但从它得声之字跟上述1-2两类字在诗经通叶, 那末也可收 $*-w*-l*-x$ 。

这是主要的三个原则, 如果谐声不通入声又不跟上述a-c类押韵的各声, 可用讀若、古文、籀文、小篆来补充规定它们的收声, 最后才用假借例証, 现在我所分的上古韵部的曷屑两部都同时出现阴声与入声尾。

至于传统音韵学家所谓合韵是指邻韵相通, 关系到元音的音色问题, 也关系到韵尾的变轉问题, 应该说合韵是上古方言自然流变之迹, 也是后来切韵分韵较多的主要来源, 研究上古汉语韵母结构体系, 要本着‘求同存異’的精神, 把当时所谓雅言统一起来而对方言的痕迹又有所识别, 诗经是带有综合性的总集, 在305篇中, 除周颂外, 共有1,112章, 是共有相当一致的韵部, 但却也包括着方言的‘例外’现象, 因此江有誥除确定共同一致的雅言的韵部外, 还以最近之部为通韵, 凡60见, 隔一部为合韵, 少数例外为借韵。寻绎其中例証不外元音和韵尾变轉, 在韵尾变轉中又有属于阴阳入变轉的, 那就无所谓通韵和借韵了。

因为所谓通韵, 合韵和借韵的例証来看, 不外阴、阳、入相承, 元音音色洪細差異和韵尾变轉三大类型。

属于韵尾变轉在亲属语言侗语族中, 如侗语东兰(原第八区)一部分鼻音韵尾变成了同部位的塞音韵尾: $-m > -p$, $-n > -t$, $-ŋ > -k$; 布依语部分地区(鎮宁扁担山一带)没有韵尾 $-m$ 和 $-p$, 合并到 $-ŋ$ 和 $-k$ 中去了, 部分地别(惠水、貴定一带) $-k$ 不明显, 讀成喉塞音 $-ʔ$ 了; 侗语个别地区有 $-m > n$, $p > t$, 北部方言 $-k > -ʔ/-t$, 或失去 $-k$ 尾, 特别是侗语有些特殊音变, 如‘胸’在南部方言都讀 $tāk^7$, 北部方言新晃、錦屏讀做 $tāʔ^7$, 通道烂泥冲讀 tat^7 , 鎮远欸場劍河讀做 ta^7 , 又南部方言长元音的唇音韵尾 $-m$ 和 $-p$ 在北部方言有些地区均变舌尖韵尾 $-n$ 和 $-t$, 如南部方言的 $kwap^9$ (蟬螂) sam (三) sip (按) $ʃim^6$ (添) bem^5 (占) 在北部的 新晃、錦屏(柱溪)唸成 $kwat^9 san^6 tsit^6 tjin^6 / n^5$, 但 a 元音后面仍保留唇音韵尾, 如: $səm^5 / tsəm^5$ (浸泡) $bə^6 p^6 / bəp^6$ (十)。这些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的报告資料

所看到的現象都有助于我們說明阴、阳、入相承，韵尾变轉以及原始汉语韵尾問題。

末了談談上古汉语声調与元音的配合关系，汉语声調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設想在原始汉语具有 *-mp* -nt* -ŋk 等复合韵尾时是没有声調的，当其分化为阴阳入，声調只是松紧元音的伴随現象，只有高低两类，大体紧的元音唸高一些，松的元音唸低一些，阴、阳、入各韵虽各有松紧元音，但調类則又有高低两个类型，最多是在音色上，由于韵尾的不同产生一、二个声調变体，这不能拘于后世四声之說以范古，我們从大約四百个阴、阳、入相承的諧声字来考察，声調与元音松紧的配合关系是：

- 1) 松紧元音在入声韵中的对立現象較显著；
- 2) 紧元音多出現在阴韵或阳韵的平上；
- 3) 松元音多出現在阴韵或阳韵的去声，包括阴韵和阳韵平上的唇和牙喉音。

估計到詩經时代，舒声調（即阴韵或阳韵的平上去）由于松紧元音对立逐漸加强为声調的对立，因而自平声产生了上声，入声調由于松紧元音的对立逐漸轉換因調变韵，因而自入声产生了去声，到了中古切韵时代元音松紧轉化为元音长短；声調与元音长短的配合沒有特殊限制，而依声母的清浊分別高低，因而舒声調分化为六个調，促声調亦因元音长短分化为两个調，往后声母清浊对立逐漸消失，复音节語詞逐漸增多，声調又趋向簡化，当然有的方言还保持相当多的調類，那是另有其历史原因和方音特点的。

現將上古汉语韵母結構体系划分为 6 系 11 类 28 部 97 韵如下：

一、*ə 系

(1) 哈登德类

1. 哈部（段第一部，王江孔章之部，戴噫部，黄哈部）

*əx 来萊臺哉偲才能轟，海宰殆怠采在倍改，載；台哉能乃亥再恣彫恣毒。之飴时埒疑思絲期淇騏詩傲烟其基狸熙治蚩茲，止止趾恃紀以己苜似耜祀汜史使耳里理李鯉裏起芑杞杞士仕俟涖子梓籽齿矣薺恥祉，寺宇貽事忌儲識試異熾；臣而甞司辞孽目臬已吏 π 疑香喜醫司已辯。

*-əx 戒誠械豺。

*-wəx 梅媒莓，悔，佩誨晦痲配背；灰每敏。龟駝坯，否杯洧鮪，備；丕鄙精岡。

*-wəx 母畝；某。

菰蠶怪。

尤訖卹牛丘裘杯謀，有右久玖妇負旧，又侑疚囿富；不副。

2. 登部（段第六部，王江孔章蒸部，戴膺部，黄登部）

*əŋ 登恆增憎騰滕，贈；曾互肯彝。

蒸丞承懲陵膺繩藥升胜兢兴；征菱蝇雁仍尙奔朕灘乘孕。

*əŋ 橙橙。

*-wəŋ 弘肱朋崩薨；厶玄萸。

馮冰棚。

*-wəŋ 梦弓雄。

宏闕珊泓。

3. 德部（段附第一部，王孔江章附之部，戴億部，黄德部）

*-ək 德得則特克忒塞賊。

职織直力敕飭飾食息識式爽极亿棘嶺弋翼稷隱；

戢陟戛亟意愿異飢。

*-ək 革色穡側；仄嗇核矢。

*-wək 黑北国匍；或墨焚。

咸菑爾。

*-wək 麦馘；駭。

服輻福牧或伏菑；富良璫郁昱。

(2) 灰痕沒类

4. 灰部 (段第十五部, 王江孔章脂部, 戴衣部, 黄灰部)

*-əl 哀开閭, 愷, 槩慨爱逮。

脂祇夷姨悽师毗胝資咨鴟茨迟坻私尸著黎眉涓麋郿悲隼采飢祁, 旨指底
視美兕姊稀匕妣矢死履, 穉寐伏四駟比畀肆洫潏肆棄; 伊耆尼几次利示
至二自貳冀匕希希菌豕姦厶繇。齐嶠妻妻凄氏萸棲犀躋躋躋迷, 齊礼醴
體體涕濟沛弟福泥穢, 細計戾棟翳噎; 稽西米糴泥医盤叶肩。
紕, 尔邇瀾瀾此訛玼砥。

*-əl 皆偕階階階階, 屆。

祈幾几晞衣依, 依邕, 溉暨; 希气祈氣既家身。

*-wəl 枚推崔摧靈頽隕鬼回, 罪餒, 內退对配輩味妹悖潰懣, 雷晶队火击自
磊哀皋蓑倭。

追維惟彙綏達葵駸遺, 水葛唯鷺, 遂隧穢穢穢醉許类萃萃媿位置悖季:
佳薤費鬱癸毀崇鼻鬻林薤與鬻奮采。

惠噉。

萎燬。

*-wəl 乖怀衰, 坏喟; 裹帥敝。

微掖圍達霏駢威归畏, 尾非韓煒葦斐, 謂涓蔚; 非肥妃韋委魏鬼未貴卉
胃尉口虫闕敝。

5. 痕部 (段第十三部, 王章諄部, 江文部, 戴附殷部, 孔附辰部, 黄痕部)

*-ən 恩; 痕良很狠。

振巾禪辰晨尘, 畛忍, 胤瑾; 璽今筋刃欸吝。

先, 典殄; 西。

*-ən 訖艰僦; 眼限。

勤片殷慝, 欣旃, 近; 雪々董炆。

*-wən 昆門璫璫孙殄存錡噉奔敦, 壺, 遯; 屯尊晉賁盪寸坤盾本輝屍豚昆蝓困
困囊緡瘡。

淳稭潯春淪輪鶉純焯困廣, 閔隕, 順, 享舜允穿川。

*-wən 聞雲云耘員焚羣蠶君芬雰, 問訓慍; 分文熏壺奮糞彬軍免。

殷荐。

- *-ok 鶴雀暴瀑凿樂樂。
藥籥跃躡綽虐削爵謫；約卓弱雀勺溺酌削。
櫟的濯溺；敷激激。

- *-ɤk 較駁藐濯霽；權敲擗萃卓肇。
沃熯。

三、*o 系

(5) 模唐鐸類

11. 模部 (段第五部, 王江孔章魚部, 戴鳥部, 黃模部)

- * o 胡乎辜徒塗图屠瘡茶租組苏烏都, 士吐杜魯虜堵罟覽五午祖組虎許許怒
苦戶枯估骷扈, 顧故固素怒呼度黠路露鷺惡惡; 虎卢于麤奴吾互免苏訴
鹵蠱晤茂。

魚書舒紆居据据車渠余與旗嘗奮胥直阻沮樗芦蘆除且虛菹諸祛, 語囀旅
紆紆与予諸敘聖暑鼠黍处滑女許虞和所楚阻沮举莠緒與與, 著除助茹洳
豫慮御据去庶; 如疏初去巨呂宁余旅矩正疏俎昇与处尻口虞虞。

- *-ō 家葭瑕瑕瑕牙, 下夏虾, 稼暇畢; 亞西賈茶鴉啞乍絮嫁暇訝。
置閼邪, 若野写舍, 夜射拓, 斜遮也若社借卸藉謝炙斥赦。

- *-wō 蒲壺狐狐鋪痛撫, 浦补鼓髻股殺, 莫圃; 吳步普模汚溥布慕。
虞娛吁許吁芋夫肤; 慶鸞俱羽雨宇甫父哺黼武舞父釜輔鼻棚許踣, 賦瞿
俱; 于无巫母禹阻迂娛斧宇羽傅芋。

- *-wō 紮華瓜, 寡禍; 夸巴馬把怕霸跨。

12. 唐部 (段第十部, 王江孔章陽部, 戴央部, 黃唐部)

- * oŋ 唐塘堂狼粮仓蒼岡剛綱桑老康湯鐙行杭頡芒臧牂囊邛藏杭伉, 蕩, 喪;
亢當顗党盪湯宕葬行。

庄办創牀戕霜, 爽壯装槍。

陽楊揚錫羊洋痒痒翔良梁梁粮凉香乡 尚伤觴湯章璋昌羌姜疆长腸場張絳
懷懷驤相箱將漿常裳嘗牆鏘踰玲鈴旰央決享饗讓, 養兩仰掌, 向上尙;
易月最沔象富羨鬯蠱昌弔皂香匠丈想样漾。

- *-ōŋ 庚羹衡珩亨, 梗杏, 行; 哽鯁駁。

英京卿鯨, 景鏡, 竟鏡庆竞迎卯。

- *-wōŋ 光洸芒零旁傍荒黃簧皇煌追, 廣, 汪滂榜舫謗井曠。
方魴防𠂔总望筐王狂況, 問往𠂔, 眈; 𠂔放驱网芳訪妄。

- *-wōŋ 彭嗶觥兄; 孟昉盲盟萌橫猛瞋。

明兵、炳冰, 泳; 丙皿秉柄病詠固。

13. 鐸 (段附第五部, 王江孔章附魚部, 戴聖部, 黃鐸部)

- *-ok 諾作錯雒駱駱絡擗閣臺恪壑; 各洛託涸落度酢散索鐸。
烏箸是蹠略掠彘谷卻矐斫若斲朔。

- *-ɤk 宅澤格宮赫柞; 擇略額。

昔錯繹弈擇夕戟綰逆; 芦亦畢席蓆凡割隙京籍液腋掖。

*-w^{ok} 莫莫博藿穫護廓鄒薄；郭郭鍍簿搏薄霍毫暮暮漠。
蔓蔓攫趯縛。

*-w^{ök} 白伯柏貊獲；號迫陌百魄帛幕汨。

(6) 蕭束類

14. 蕭部(段第三部,王江孔章幽部,戴附謳部,黃蕭部)

*-ox 陶曹牢騷牢蓐蓐浴恹飽綯翻漕夏,皓老道草造好考昊稻增禱擣擣蚤早
宝保鵠考拷交牡,蹈好報冒;皋匄叟早討奧茂戊勾罕曰冒憂艸埽告鼻丐
討本。

幽、糾;幼玆彪影羈𠂔謬鷄起黝。

蕭蕭条聊蜩條,烏蓐,獸;蓐咄聊条雕恹筱窈調叫。

*-öx 茅包苞炮炮胶,飽卯茆昂,孝覺;爪叉勺菟愁胶郊飽巧炮瘦窖戮。

悠忧优流旒刘秋由潞游遊犹會適脩抽妯廖周州舟雛嚙柔蹂收鳩揆休因凋
求綵鯨錄述仇浮學矛輶幽求莪椒遼,柳罌劉粗狙朽韭自手醜獻阜衍舅咎
誘莠慙受寿酒軌纂,救究狩臭秀繡褻售祝;州攸留孚陲牟鼓九帶丑罪韭
白臚肘簋兽就蓐昏差盤忍公田守首蠶妯羞柔收鳩瘧朽復畝宙袖獸。

15. 束部(段第三部入声之半,王江孔章附幽部,戴附謳部,黃附蕭部,黃永翼分出束部)

*-ok 酷毒篤告鵠。

戚迪;寂笛滌邨。

*-ök 學鸞覺蜺蜺縮縮鬱。

腹復覆六陆軸遂菊鞠淑倣育祝菽畜惱蹙懊奠肅夙宿穆穆;奎叔竹肉逐
目倆孰舊復蓐。

四、*u 系

(7) 侯東屋類

16. 侯部(段第四部,王江孔章黃侯部,戴謳部)

*-u 侯婁餽,厚后後壯斗蓐笱拘藪口奏邈取苟垢,鍍逗豆句媾觀漏寇;走準
肩沟門兜盟投囫學头學區楫懋耨噉敕叩候。

猗鄒離擻縉數驟。

駒愚隅濡株攷渝揄愉驅趨蓐樞姝踟譟味,侮愈癒揆主醺數,軀樹附具孺
裕務;朱禹需須兪與討付救鳧趣攷俱頤府柱取聚乳赴圖足娶戍輸裕遇,
耆類。

17. 東部(段第九部,王江孔章黃東部,戴翁部)

*-uŋ 工东同童僮空公功蒙濛諠詵聰恫总縱蓬蓬充,幪率动,送控;聰恩髮
冢蒙通籠丛缸紅鴻翁董孔痛洞弄貢甕寬。

共鍾龙松冲衝容庸墉鏞葑凶訓雖費重从縫丰邛恭縱,勇廬竦叢,用訟
誦;奉从封岡崑茸珣甬舂牧學兇竦聶松冗加恐訟拱輶。

*-üŋ 邦双巷龐;龙江龐凶窗控杠頂缸蚌撞講。

18. 屋部(部段第三部入声之半,王江孔章附侯部,黃屋部)

- *-uk 屋穀讀獨穀谷嫩祿鹿僕族卜沐霖；哭殼糸業友禿段驚速穀珏解。
屬玉獄蠟辱束欲綠曲局足續蕢栗蜀；賣豕促俗焯触項。
- *-ük 角啄渫渥馬；剝朴斲捉數斲𪔐殼岳喔嶽。

五、*a 系

(8) 歌寒曷类

19. 歌部(段第十七部, 王江孔章黃歌部, 戴訶部)

- *-a 歌磻嗟多娑佗純瘡莪眠義他羅那何荷河阿，嗟我可左，賀佐；它哥也左
已𠂇儺荷哥賀箇。
- 綺牺宜儀離縞羅施椅猗池馳差，椅拖哆侈，冒議地；离施奇丽义羈弛徙
ㄟ移移羈侈寄戏。
- *-ǎ 加珈差沙鯨嗟蛇嘉，駕；义痲槎。
- *-wa 过磨化訛波邁和，禍，佗破；戈危禾坐果臥忒番坡羸課譌簸朵妥墮貴璣
裏賴播摩課臥貨。
- *-wā 陂罷皮为吹，靡：亏罢垂隋△參隋疲炊危彼被随跪跪睡瑞伪。
麻瓦堂化媯裸裸。

20. 寒部(段第十四部,王江元部,戴安部,孔原部,章黄寒部)

- * au 翰单安难餐歎嘆憤殘干乾，宣潭旱，旦岸衍汙烂粲难；寒干奴茺丹看侃
旱餐散畎厂嫡楸蘭姍嬾罕翰晏案。
- 僊仙迁然旂挺塵連漣，踐潭憚煖，扇羨；奕善舛赧鱸延纏朕錢賈啻廷
反輦善朕巷蠡次展剪鮮匙单遣煎顛战譴。
- 肩燕，霰見宴；箋前蓮燃蜚显炼練研研硯。
- * an 虔愆焉，衍，彥；彳騫鍵蹇於諺唁。
顏，鴈晏；刪姦菅雁晏。
山間簡閑，簡憫，諫澗汕；产束鏟屬莧。
言，讞，獻宪；鷹建軒赶健壓偃歇。
- *-wan 丸完博博冠欒寬；管館瘡，渙貫乱鍛祥半；般崙萑奐官纛斷卵款舊母鬻
算鬻象盥番潘兩瞞曼綽端团酸观欢恒督滿短暖盪綬段廿玩換盪雙。
全宜僊悃，變轉选；全旋曩专扁亘便繇巒而緣傳鐫叩曩穿船捐轉篆喘舛
韞車絹雋。弱；冑涓县犬吠覓編片麪丐眇。。
- *-wǎn 蛮关环还，析阪，慢卵；斑斑攀玆頑茂弯鮫弄顛縵纂饌官患。
卷鬣，弁；圈罐权捲拳員辨辯免勉婉交卞拚捲院。
幼采瓣晚。
- 原嫵園垣媛媛播樊繁裨番幡翻設狙，远反婉縵咍葩，愿怨；元爰冤袁饌
妃宛婉萬曼煩楸樊鴛返飯晚阮婉販劝券。

21. 曷部(段第十五部入声之半, 孔附脂部, 王江祭部, 戴遇部, 章泰部, 黄曷部)。

- *-at 褐但闌达曷渴噤葛；牵友刺夕尸遏。
子偈桀杰。

列舌壅熱；列折少微夢泄薛設眉髮眊眊。

截；督僕挈契窳隍臬絜。

*-at 鑿；轉摺。

杀；察刼价拈挖翳么。

揭竭竭；謁碣歇。

*-wat 秣撥括括活闊奪濺撮說捋寢輟；昏市（米）孚發呶呶餐末襪撥脫。
別噉。

雪說閱懨咸；瞥驚發劣絕缺。

度懷。

*-wət 刮削。

刷拔癭。

月伐越鉞蕨闕髮；发笈罰了厥蹶蹶月戊曰粵鉞踞軌。

*-a1 艾大害帶旆筏芾藹；賴蓋乂艾介泰奈蠣籜葵。

藟園執藝餽。

暫晰逝泄厲列憇惕世勸；祭制曳筮裔洩滯例製勢誓。

蟠；戾隶。

*-ǎl 薑；精飲喝餬萬。

療；杀介芥界丰。

刈艾志；又豪忍。

*-waf 兌齣噦外役舊脫駭；貝会最肺沫銳《。

剝蹶蹶。

岁卫税悦說蹶；羈敝萐芮笑散脆悅。

慧嚩。

*-wəl 迈败噲；央快活勸。

拜；喪義。

伏肺喙，撥鱗減。

(9) 談盞類

22. 談部（段第八部，王江孔章談部，黃添部）

*-am 談談燄甘藍，敢葵，濫；儻酣膽殿暫闕。

涵菴；弓函菴黠贛坎峒拿歟紺。

啓瞻檐，仄；獸尸盐炎焱琰漸甄豔。

占夾陝閃沾黏簾戔歼僉硷忤纖閭黔鈴淹貶諂斂檢染釅儉驗掩傘掩譔惡。

簪謙鮎恬点鈞歉懷囚甜。

*-ǎm 嚴盐，檻；銜濫鑑苳纔象謹。

斬；饑厲殫而陷。

严儼；𠂔欠劍。

*-wám 凡犯范範泛汨汎委颯芝。

23. 盍部(段附第八部, 孔附談部, 王章盍部, 江叶部; 戴鐸部, 黃怙部)

*-ap 易闾盍謁臘磳。

帀屢煊獮。

妾接覬獵。

叶牒涉捷，柴耶逮睥劫荔輒弄摺涉歛騰燁岳聿。

荔協俠挾莢鞢牒牒帖。

*-áp 甲呬匣狎闌压霎嬰。

夾陝畚插敵。

业协劫怯鄴怯。

*-wáp 法乏𠂔。

六、*e 系

(10) 齐青錫类

24. 齐部 (段第十部, 王江孔章支部, 戴娃部, 黄齐部)

*-ex 帝髦(鬣); 兮奚医毆革提緇撕繫夥蠹禡麗鷄係繼曉覓翳畢。

支枝伎底卑斯知篋祗櫛, 氏, 积刺易; 只麗扈是此卑知此兒斯匿疵匙婢
蚰豸薦紫徙豕企臂束策賜寔管縊。

*-ěx 解裨, 佳街厓崖娃买灑辰派裨卖曬隘。

*-wex 觶, 規。圭篇閭奎携

*-wěx 蛙龜画卦挂。

25. 青部 (段第十一部, 王耕部, 江庚部, 孔丁部, 戴嬰部, 章黄青部)

*-ej 青徑涇刑庭霆馨昂灵宁听屏, 頰; 定馨; 霽聖粵令廷亭壬鼎餅萍筭瞋丁
宁寧聆蜻腥形併冷錠奠甯徑瑩。

清菁旌盈極贏楨禎成絳程醒声正征名, 聘, 政正姓聘倩; 呈嬰秆并貞晶
鼠井省旌請性盛輕頸眼纓餅聘領靜穿靖整郑姓圣勁。

*-ěj 丁嚶爭生甥牲笙, 耕臥莖驚鶯歌幸。

平萍鳴惊, 敬; 警坪。

*-wej 冏同局癸頰炯炁迴。

頃傾营瓊榮穎穎。

*-wěj 旬轟嶸。

瑩榮。

26. 錫部 (段第十六部, 王江孔章附支部, 戴尼部, 黄錫部)

*-ek 錫惕哲躋弔鵠狄翟剔惕續壁; 析麻穀闕東击壁汨系「适历高續蜥闕。

脊踏益易惕辟壁; 碧關敕鬻。

*-ěk 簣譌; 孽脈摘賢責策冊辰隔隔覈尼。

*-wেক 昊役鵬。

疫殺。

*-wěk 画划繼譌。

(11) 先屑类

27. 先部 (段第十二部, 王江章眞部, 孔辰部, 戴殷部, 黄先部)

*-en 千天坚田闾年顛顛，电旬；年填怜牵贤弦咽湮烟洒眩炫。
 姻翩新薪臣人仁神亲申身信冥濱邻鄰隣陈填頻蘋民泯，尽引，信烬；因
 眞隣頻寅辛臥塵津親秦尽眞聖今軫診腎紧蘭进晉囟信丸迅訊汎印罄所痰
 臣酉書1平互。

*-ĕn 蓁榛臻莘；亲櫬痒桑腎秦擊岫桑。

*-wen 渊玄；眩燭旬沅。
 詢洵旬鈞均；勻閏尹鈞筍絢潤潞。

*-wĕn 翩。

28. 屑部（段附第十二部，江孔附脂部，王章至部，戴乙部，黄屑部）

*-et 結桔甘噎垤蜚猓；屑戕頁拮颺鉄姪迭跌軼涅日切窃。
 質日实秩一壹七漆匹吉逸栗燥室揜疾室毕瑛悒密轄；失黍必宓悉逸抑卽
 乙黠筵。

*-ĕt 櫛瑟；八劼戛黠蠹馭。

*-wet 刮歎。
 卹恤橘喬洳颺。

血穴；譌闕沅。

*-e1 噎寔替；閉嬖。

至恣闕致。

本文是在袁家驊、罗季光、李格非諸教授提示和鼓励下艸成的。艸成后复承方老孝岳前輩和張康坡兄勉勵或指正今并謹志謝忱。本文所提出新論點尙擬進一步詳爲闡述，又所引用前人論点或資料多未註明出处，合併声明。

1962年12月